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十二輯 第二一冊

明代吳門詞派研究(下)

徐德智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二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21 冊

明代吳門詞派研究（下）

徐 德 智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代吳門詞派研究（下）／徐德智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4+27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二輯；第 21 冊）

ISBN 978-986-254-917-9（精裝）

1. 明代詞 2. 詞論

820.91

101014518

ISBN-978-986-254-917-9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二輯 第二一冊

ISBN：978-986-254-917-9

明代吳門詞派研究（下）

作 者 徐德智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第十二輯 24 冊（精裝）新台幣 33,6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代吳門詞派研究（下）

徐德智 著



目

次

上 冊

序 邱燮友

自 序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2

第三節 相關研究成果 8

第四節 研究目的 13

第五節 研究方法 13

第二章 明代初中期詞學觀 17

第一節 詞源論：上溯六朝 18

第二節 詞風論：婉約爲正 25

第三節 詞體論：詞曲不分 33

第三章 吳門詞派之詞學傳統

——以元末文人畫四家與明初吳中

詩派四傑為討論中心 43

第一節 隱居逸世之詞 49

第二節 文人題畫之詞	61
第三節 情致蘊藉之詞	70
第四章 吳門詞派之文化態度與文學精神	81
第一節 文化態度：博學尚趣	83
一、博學之風氣	83
二、對科舉之意見	89
三、三教皆爲我註腳	92
第二節 文學精神：本於情質	95
一、反理學	95
二、因情立格	98
第五章 吳門詞派之詞人與詞作（上）	105
第一節 祝顥、徐有貞、沈恆	105
一、祝顥	105
二、徐有貞	111
三、沈恆	131
第二節 沈周	135
一、終未忘世之市隱	137
二、題畫之詞	148
三、詠物之〈鷓鴣天〉	165
第六章 吳門詞派之詞人與詞作（下）	171
第一節 祝允明	171
一、多情浪漫	172
二、妓遊生活	176
三、題畫之詞	185
四、三教合一之〈蘇武慢〉	193
五、從皆有所託到悟解遣興	196
第二節 唐寅	202
一、感光陰之易逝，嘆境緣之無實	203
二、風流跌宕	212
三、題畫之詞	218
四、酬應與遊戲之詞	223
第三節 文徵明	226
一、欲仕而隱	228

二、隱而不仕	235
三、性端方，曉情致	239
四、雅意清賞	245
五、題畫之詞	248
六、詠物之〈鷓鴣天〉	249

下 冊

第七章 吳門詞派之倡和	253
第一節 〈江南春〉之倡和	253
一、倡和之緣起、詞集之流傳、詞調之辨正	253
二、諸家〈江南春〉內容之評析	271
第二節 〈滿江紅〉之倡和	276
一、倡和之緣起、追和之對象	276
二、沈周〈滿江紅〉之評析	282
三、文徵明〈滿江紅〉之評析	292
第八章 餘論：吳門詞派之評價	299
附錄：吳門詞派作品校箋	307
凡 例	307
祝顥詞校箋	308
徐有貞詞校箋	309
沈恆詞校箋	315
沈周詞校箋	317
史鑑詞校箋	341
吳寬詞校箋	364
王鏊詞校箋	376
楊循吉詞校箋	378
祝允明詞校箋	383
唐寅詞校箋	402
文徵明詞校箋	422
蔡羽詞校箋	477
徐禎卿詞校箋	477
陳淳詞校箋	477
王守詞校箋	485

王寵詞校箋	485
陸治詞校箋	485
皇甫孝詞校箋	486
文彭詞校箋	486
王穀祥詞校箋	490
文嘉詞校箋	490
袁表詞校箋	493
文伯仁詞校箋	494
彭年詞校箋	494
錢穀詞校箋	496
陸師道詞校箋	500
顧時詞校箋	501
袁表詞校箋	501
袁袞詞校箋	501
袁袞詞校箋	503
袁袞詞校箋	503
文肇祉詞校箋	504
參考書目	507

圖 表

吳門詞派生卒年代對照圖	7
吳門詞派親屬及師承關係圖	8
徐有貞詞不合格律表	126
沈周 牡丹圖（局部）	162
沈周 臥游冊十七開之十	165
浙江衢州南宋史繩祖夫婦墓出土的翹頭小腳銀鞋	183
祝允明 行草書3-蘇臺八景詞（局部）	199
唐寅 真書新燕詞扇面	210
唐寅 鶯鶯像	221
文徵明 隸書漁父詞十首	234
沈周 爲祝淇作山水圖	248
《江南春詞集》（局部）	254
《江南春詞集》各版本流傳圖	264
《江南春詞集》各版本內容比較表	265
沈周 行書跋趙構敕岳飛札拓本	284

第七章 吳門詞派之倡和

第一節 〈江南春〉之倡和

一、倡和之緣起、詞集之流傳、詞調之辨正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江南春詞集》一卷。趙尊嶽《明詞彙刊》亦有收錄。關於吳中文人倡和〈江南春〉之緣起，考諸《四庫提要總集類存目·江南春詞》，中云：

明沈周等追和元倪瓚作也。時吳中有得瓚手藁者，因共屬和成帙。首有作者姓氏，自周以下，共五十人。嘉靖十八年，袁表序而刻之，後有袁褱跋，二人亦皆有和作。又有張鳳翼、湯科、陳瀚三人之作。卷首不載姓氏，疑刻成後所續入也。瓚原倡題三首，而其後和者皆作二首。祝允明跋云：「案其音調是兩章，而題作三首，豈誤書耶？」袁表則云：「細觀墨蹟，本書二首，後人以詞一闕謬增爲三也。」今考雲林詩集，惟「春風顛」一首，載入七言古體，題作〈江南曲〉，而無「汀洲夜雨」一首，則後一首是七言詩，而前一首是詞耳。然文徵明《甫田集》云「追和倪元鎮〈江南春〉」，亦載入詩內，則當時實皆以詩和之。蓋唐人樂府被諸管絃者，往往收入詩集，自古而然，固非周之創例矣。〔註1〕

〔註1〕〔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趙尊嶽輯，上海：

《四庫提要》說明了《江南春詞集》的三個問題：分別是倡和緣起、作者與刊刻情形、《江南春》為詩抑為詞。關於倡和之緣起，從中可知《江南春詞集》乃是沈周等人追和倪瓚《江南春》詞之總集。所謂「時吳中有得瓚手藁者」，指的即是許朝相，字國用。^{〔註2〕}祝允明和詞之跋云：「國用得雲林存藁，命僕追和。竊起蠅驥之想，遂不終辭。」^{〔註3〕}徐禎卿和詞之跋有云：「後生徐禎卿敬繼癩公高唱。國用君慎為寶惜也。」^{〔註4〕}沈周再和之詞跋亦云：「國用愛雲林二詞之妙，強予嘗一和。」^{〔註5〕}則《江南春》倡和之具體起因，應為許朝相獲藏倪瓚《江南春》手稿，甚為喜愛，遂請同好沈周、祝允明等倡和其詞。觀其形制，原本為手稿題跋，題在倪瓚手稿之後！故和詞在前，題款

《江南春詞集》（局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刷），頁1153。

〔註2〕 參陳麥青：《祝允明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第1刷），頁39。

〔註3〕 〔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56～1157。

〔註4〕 〔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57。

〔註5〕 〔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58。

在後，不同於一般總集之體例。此總集即仿照題跋形制來刊刻的。祝允明詞之後又有楊循吉詞沈周與祝允明、楊循吉、徐禎卿，同受許國用邀約和詞，四人創作時間當相近。〈江南春〉首先倡和者，考諸文徵明墨跡〈江南春卷〉，可得端緒：

倪公〈江南春〉，和者頗多，老癩不能盡錄，錄石田先生二首，蓋首唱也。併寫倪公原唱於前，而附以拙作，亦驥尾之意云爾。卷首復用倪公墨法爲小圖，又見其不知量也。
甲辰十月既望。〔註6〕

文徵明墨跡識「甲辰十月既望」，未言年號。文徵明生歷兩次甲辰，一爲成化二十年（1484），時年十五歲；一爲嘉靖二十三年（1544），時年七十五歲。文中既言及倡和事，又有書畫隨之，則此墨跡當爲晚年所書無疑。文徵明於文中即明言首發其難者爲沈周。

周道振、張月尊《文徵明年譜》則將〈江南春〉倡和之起始時間置於弘治十一年（1498）文徵明二十九歲條下，〔註7〕所據者爲蘇州市怡園文徵明、唐寅所書和〈江南春〉詞石刻。此石刻有文徵明小楷，內容與《江南春詞集》中文徵明初和詞跋所言相同。文徵明初和詞之跋云：

追和倪先生〈江南春〉二篇。篇後題元舉者，蓋王元舉兄弟。

克用爲虞勝伯別字也。宏治戊午冬閏，後學文璧。〔註8〕

所謂「篇後題元舉者，蓋王元舉兄弟。克用爲虞勝伯別字也。」乃指倪瓚詞跋「求元舉先生、元用文學、克用徵君教之」〔註9〕一句而言。

〔註6〕〔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1刷），頁1405～1406。墨跡見文徵明：〈仿倪瓚江南春詩意圖〉，藏於上海博物館；文徵明：〈江南春圖〉藏於故宮博物院。

〔註7〕周道振、張月尊《文徵明年譜》云：「冬閏月，與沈周、祝允明、楊循吉、徐禎卿、唐寅、蔡羽等追和倪瓚〈江南春〉。時倪卷藏許國用家。」見周道振、張月尊《文徵明年譜》（上海：百家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刷），頁92。

〔註8〕〔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57。

〔註9〕〔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56。

文徵明識云「弘治戊午冬閏」，即弘治十一年（1498）閏十一月，《文徵明年譜》因之認定此次倡和在文徵明二十九歲之時。此言差矣。然考諸《江南春詞集》的編次情形，祝允明詞位列第二，僅在沈周之後，第三爲楊循吉，第四爲徐禎卿，第五方爲文徵明，第六爲唐寅。且上文已引的祝允明、徐禎卿詞跋皆言明事由，似有說明倡和緣起的意味。並且考察他人載明時間之詞跋，唐寅云：「正德丁丑清明日，後學唐寅奉同。」〔註10〕時間爲正德十二年（1517）四月，祝允明云：「宏治己酉二月，長洲祝允明記。」〔註11〕時間爲弘治二年（1489）二月。與文徵明和詞並比之下，沈周、祝允明、楊循吉、徐禎卿、文徵明、唐寅六者之編次順序似以創作先後爲準的。依保守推算，沈周首倡之詞的創作時間，應在祝允明追和之詞創作時間弘治二年二月之前左右。

關於《江南春詞集》的歷代流傳情形，從前引《四庫提要》所云：「嘉靖十八年，袁表序而刻之，後有袁袞跋，二人亦皆有和作。」可以知道其第一次的刊刻時間在明嘉靖十八年（1539），刊刻者爲袁表。據其所述，中有沈周等五十人和詞，並袁表序、袁袞跋，以及張鳳翼、湯科、陳瀚和詞。案今人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使袁表刊本得以普見於世。然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卻無目錄、袁表序及袁袞跋，其和詞作者凡五十人，與《四庫提要》所言吻合。

黃丕烈（1763～1825）《蕘圃藏書題識》記所藏《江南春詞集》舊鈔本云：

《江南春》刻於嘉靖時，有袁永之所撰後序，想是袁氏梓本。五硯樓袁壽階藏有舊刻，籤係鮑丈淥飲手書，必淥飲爲之購得者。近時坊間不復此刻矣。今夏書賈持此舊鈔示余，余一見稱快，惜其文至錫山王問子裕止，及子裕詞「新

〔註10〕〔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57。

〔註11〕〔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56～1157。

移江竹遲春筍」已下四首多脫，後復佚張餘峰意等二十人詞，諒所據已不全本矣。茲本目錄與袁刻異，本書行款字體多同，暇當從袁刻影鈔足之。就此殘編，已屬罕見，兼爲姚公希孟所藏，古色古香，令人愛翫，出番餅一枚易之。頃因檢點書堆，補題數語於尾，時辛未十一月望後一日，燒燭呵凍識，復翁。

續又檢得五硯樓藏鈔本，中多刻〈江南春詞小引〉一首，係嘉靖十八年袁表邦正所書，又在袁永之後序之先，是刻《江南春詞》者乃袁表非袁襄也。其詞止於陸川無蹇，仍缺清河張鳳翼已下九人，可知當日續有增入，非邦正所刻之舊矣。用是未敢據彼益此，留此舊鈔面目可矣。壬申春季，復翁。

辛巳二月，工人已新裝書籍歸架。中有《江南春》一冊，知長孫整理書籍付裝也。其去得書時已歲越十一矣。見獨學人識。〔註12〕

由其題識，可知所見《江南春詞集》凡兩本。一本爲其藏書樓士禮居所自購藏者，另一本爲袁壽階五硯樓藏本，乃鮑廷博（1728～1814）爲之購得者。據第一條與第三條所言，黃丕烈得此書在嘉慶辛未十六年（1811）夏季，距離道光辛巳元年（1821）「已歲越十一」。黃丕烈當年冬季，按其藏本目錄，知其乃殘本，和詞自沈周至王問止，並有脫誤，且張餘、陸川、張鳳翼等二十人和詞皆遺佚不存。此本與姚希孟藏本相同。隔數月，即嘉慶壬申十七年（1812）春季，翻檢五硯樓藏本，將已有藏本與之相校。此本爲嘉靖十八年袁表刊本，目錄與黃丕烈藏本不同，行款字體多同，所收和詞自沈周至陸川止，較黃丕烈藏本目錄所載少九人。《四庫存目》本與黃說吻合。與前引《四庫提要》內容相較，可知《四庫提要》所據之浙江巡撫采進本，並非袁表刊本，而所收錄和詞較黃丕烈、姚希孟藏本目錄所示爲少，刊刻時間

〔註12〕〔清〕黃丕烈：《菴園藏書題識》，《書目叢編》本（台北：廣文書局，民國56年8月初版），卷10，頁1016～1018。

當在兩者藏本之前。

袁表刊本之後的流傳情形，除了上述的袁壽階五硯樓刊本、《四庫提要》所據之浙江巡撫采進本、黃丕烈士禮居藏本、姚希孟藏本等四種之外，尚可參考金武祥〈重刻江南春詞集序〉之簡要敘述：

雲林此詞，明代吳下諸賢自沈、文、祝、唐以次，屬而和者，凡三十九人。萬厯間金陵朱狀元之蕃，彙書成帙，并續和四章。《江南通志》著錄藝文志中所謂《江南春詞集》是也。道光間金陵鄧獬筠制軍督粵時，復題詞卷中，影鈔朱本，而精刻之，并詳載作者爵里於後。……辛卯二月，汪憬吾孝簾以此本持贈，余慨炎徼之宦遊，憶江南之春好，因念故鄉韻事。傳本甚稀，爰追和一章而重刊之。其《清閨集》之字有互異者，並錄之以備參考。又集中所載周詞集《聽秋聲館詞話》所載薛詞，亦復刻卷末，均係和韻，以類相從云。光緒十七年辛卯二月江陰後學金武祥序于赤谿官廨。〔註13〕

金武祥並未提及袁表刊刻《江南春詞集》一事，或為漏書。根據他的敘述，在袁表刊刻之後，明萬曆年間朱之蕃將所得諸賢和詞，親自鈔彙為一編，並且附上自己的和詞四闋。其後，清道光年間，有鄧廷禎影刻朱之蕃鈔刻本，即金武祥他處所稱之粵本。此本不同於朱本之處，在於除了鄧廷禎題〈高陽臺〉詞一闋之外，尚有方東樹序、梁廷枏跋，並編有作者爵里附錄於後。鄧廷禎刊本詳細的刊刻經過，方東樹〈江南春詞集序〉和梁廷枏〈江南春詞集跋〉都有記載，金武祥的敘述亦是根據兩者說法而來。方東樹〈江南春詞集序〉云：

倪雲林〈江南春〉詞三首，明代吳中諸賢屬而和之者凡三十九人，最後萬厯間朱狀元之蕃蘭嵎聚而書之，并續和四章。蘭嵎籍貫金陵，最有書名，清詞名翰，可誦可觀，洵稱四十賢人矣。……卷前有金箋，玩其題識，知為揚州馬

〔註13〕〔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55～1156。

氏小玲瓏山館祕藏本。雍乾之際，海內昇平，士大夫多以池館賓客收藏鑒賞相競，而馬氏尤著，幾可方元時顧阿瑛。獨怪屬太鴻館馬氏最久，而曾無一言及此，豈未之見邪？此卷不知何人歸於仁和趙氏一清小山堂？余從趙氏裔孫恆借觀，閒以呈兩粵制府尚書鄧公。公一見，擊賞謂是，宜傳留藝苑，用永名蹟。因屬董琴涵觀察精覓書手，影鈔付刊而歸其原璧於趙，且題〈高陽臺〉一闋，自書於後，以當跋尾。格響清綺，楷法勁妙，其於卷中諸賢非但徑可把臂，抑應齊當頰首。觀察藝鑒洞密，鉤模維肖，姿致如真，無殊響搨，於是既使五百年聲名文物威蕤蔥蒨，聚見一時。而尚書暨觀察仕優而學，又因以增一翰墨因緣佳話，是重足尚也。道光戊戌夏六月，桐城後學方東樹謹識於粵東布政使司署九曜一石之南軒。〔註14〕

梁廷枏〈江南春詞集跋〉云：

明正嘉閒吳下諸賢追和元倪高士所作〈江南春〉詞，凡三十有八人，得詞百十有四闋。袁邦正表都爲一集，《乾隆江南通志》著錄藝文所稱《江南春詞集》是也。其後顧莊公起元、朱尚書之蕃，又各續和八闋。尚書復合以袁氏所輯，並原唱二闋，爲之楷錄一過。舊藏揚州馬氏，展轉遂爲仁和趙氏所得。今歲桐城方君植之東樹取呈制府鄧公，適雷瓊觀察董公權齋會城，命鉤摹而精刻之，且以原錄不載作者里居官爵，恐他時無所考證，屬爲搜采羣書，補次如右。道光戊戌六月既望，順德梁廷枏識於越華池館。

〔註15〕

由前引文可知，鄧廷禎刊本的刊刻時間，是在道光十八年（1838），所根據的底本來源是萬曆朱之蕃鈔本。朱之蕃鈔本原來是揚州馬曰琯、馬曰璐兄弟小玲瓏山館藏本，後來輾轉爲仁和趙昱、趙信小山堂所收藏。文中所謂趙一清，即趙信之子。方東樹又從趙氏裔孫趙恆之

〔註14〕〔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54～1155。

〔註15〕〔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72。

處借觀以獻呈，繼而由鄧廷禎主其事，將之影刻流傳。從梁廷枏跋中尚可知鄧廷禎刊本所附錄的作者爵里，乃是鄧廷禎囑咐梁廷枏纂著者。鄧廷禎刊本後來曾為近代黃裳所得，其《來燕榭書跋》，描述鄧廷禎刊本版式為「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欄」，〔註16〕並有「『鑒堂』，朱文腰圓印，『積學齋徐乃昌藏書』朱文長印」〔註17〕等收藏印，知此本曾歷為無名氏鑒堂、徐乃昌（1868～1936）積學齋所藏。

應該順帶提到的是約與鄧廷禎同時之顧文彬（1811～1889），他也藏有一本《江南春詞集》。其《過雲樓書畫記》畫類四「仇十洲江南春卷」條云：

前明正嘉間，吾吳諸名士追和雲林《江南春詞》三十八家，袁永之編輯成帙，乾隆《江南通志》所錄《江南春詞集》是也。此卷即當時十洲為永之補圖者。……卷首陳雨泉書『江南佳麗』四字。後有石田、衡山、雅宜、酉室十家和詞，皆見《江南春詞集》。集所無者，為黃姬永、張伯起兩家，安得朱蘭嶠重為楷錄也？」〔註18〕

雖所述重點在仇英《江南春卷》，亦提及所藏《江南春詞集》。據其文意，可知顧文彬過雲樓藏本即朱文蕃鈔刻本。仇英圖後有沈周、文徵明等十家，其中黃姬永、張伯起兩人和詞為朱之蕃鈔刻本所無，易言之，可推知朱之蕃所彙集之和詞亦非當時全貌。

鄧廷禎刊本後來又為金武祥刊刻所據之底本。金武祥曾兩次刊刻《江南春詞集》。第一次的刊刻時間在光緒十七年（1891），金武祥自言所據之底本，則是由朋友汪憬吾所持贈。其內容大致如前，而增入了倪瓚《清閬閣集》原詞異文，以及《清閬閣集》附錄之周履靖和詞、

〔註16〕黃裳：《來燕榭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刷），頁232。

〔註17〕黃裳：《來燕榭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刷），頁232。

〔註18〕〔清〕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刷），畫類四，頁118～119。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所載之薛信辰和詞。而再次刊刻的時間，則是在光緒戊申三十四年（1908）。此本於卷前引《四庫提要》之後有金武祥按語：

謹按《提要》云此詞和作共五十人，而粵刻方跋云三十九人，梁跋云三十八人，互相歧異。細審原目，併沈周合計實四十人，疑《提要》之作五十是刻本之誤。方跋自沈周以下計之，故稱三十九人。梁從方跋，又誤刻九作八，遂致參差。證以《提要》，決爲四十誤作五十無疑。至云又有張鳳翼、湯科、陳瀚三人之作，則粵本無之，蓋明人續和者甚多，各家刻本不無遺漏。近又考得黃陶庵和作亦出諸本之外也。粵刻本及武祥重刊時均未攷及。《提要》茲敬錄登諸卷首，並附識管見於後。光緒戊申春日，金武祥。

〔註19〕

《四庫提要》所據之浙江巡撫采進本，內容不可詳考，惟可知者，其乃在袁表刻本基礎上增訂而成，明顯與朱之蕃鈔刻本流傳系統不同。金武祥考證鄧廷禎刊本，以爲《四庫提要》所云共有五十人和作，乃是「四十」之誤刻；又按方東樹序稱沈周之外和者凡三十九人，以爲梁廷枏跋稱三十八人，乃誤刻九作八之故。實則誤在金武祥。《江南春詞集》在袁表刊本之後，繁衍多本，「續有增入」，鄧廷禎刊本所據之朱之蕃鈔刻本，不過其中之一。金武祥以朱之蕃鈔刻本來校定《四庫提要》，是爲謬誤之始。至若梁廷枏跋所以稱三十八人，亦非誤刻，乃不計入顧起元、朱之蕃二人之故，不同於方東樹僅除開朱之蕃一人。朱之蕃本與袁表本只有三十七人相同，疑朱之蕃乃根據袁表本殘本，再增入路、顧、朱之作。梁廷枏所以不將顧、朱二人計入，因其以爲此二人乃後來同時追和者。顧起元、朱之蕃乃友朋關係，兩人和詞同爲四闋，並非偶合。有誤！。《四庫提要》還提及尚有張鳳翼、湯科、陳瀚三人之作，金武祥考察粵本，亦不得見，則以爲「蓋明人續和者甚多，各家刻本不無遺漏」，當爲持平之論。金武祥第二次刊

〔註19〕〔元〕倪瓚等：《江南春詞集》，《明詞彙刊》本，頁1153。